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管 子

(附校正)

(一)

戴 望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管子

(正校附)

(二)

著望 載

書業本基學國

# 管子

##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  
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事。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

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

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

於是令百官

有司削方墨筆

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命也

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

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

一鍾

假令百石而取一鍾

孤幼不刑澤梁時縱

放人入不設禁

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

書謂錄其名籍

近者示之以忠信

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級胥稱

疾

級猶摩也自靡其胥若有所痛患也

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

是令之縣鍾磬之棣

于元反棣所以嚴飾之

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

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

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筭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

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

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

脫出

游鍾磬之間而無

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

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

伐謂斫斷也

併歌舞之樂

併除也

宮中虛無人

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

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

以不放爲是故慶之

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

若救三國是分於疆

今君何不定三



君之處哉。

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

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

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

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

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

攻宋鄭，燒炳燹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

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

西水深滅境，境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

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

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

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

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

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炳燹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

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

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

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墮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白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僂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眾。夫豐國之謂霸。但自

國者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

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

也。君人者有道。道有常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也。

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四其亡鄰國有事鄰國得焉。

鄰國有征伐之事，因以爲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敗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常也。舉事皆當，則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

不當所以資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誦有所信。所謂尺蠖之求，無權其可得乎。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

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

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

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以天下之財，利

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

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

按以我明威之振征伐人者可合天下之權而總之也。

遂德之行。猶成德之。行也。如此者。諸侯親之。

之伐。因天下所欲亡而亡。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

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夫先王取天下也。術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

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

聖也。明聖則不。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不

聽則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

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

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

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聖人。知心胸之叢謀。故憎惡內。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

起也。武之師。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而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

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

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壘近而攻

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

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彊助弱。按。抑。圍暴止貪。存

按聖人將動。先知其安危。若愚人則至危之時。方改易平素之言。舉古地字。

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

之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

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

令皆從霸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

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大而不為者復

小大而不為則疆而不理者復弱疆而不理則綱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貴而無理者復

賤貴而無禮則位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故觀國者觀

君君為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

也外賢而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地大而不為命

曰十滿謂土廣而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謂人亢之為言也三滿

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

敬也謂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夫無士而欲富者憂無士欲富猶緣木無德而欲王者

危無德而王猶欲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裏也上既國小而都大者

弑此二者常有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

搏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

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衆也。君

搏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命不高不搏。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

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

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

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勢弱

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疆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盛。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者弱之。重者輕之。疆國衆。合

疆以攻弱。以圖霸。謂時疆國衆多吾國雖疆亦可圖霸。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疆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

王。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時。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時。夫神聖視

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衆。先舉必爲疆國少。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

方直。未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俊。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爲其最。列不讓賢。不讓賢俊。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有此數者是定貪。

大位之利。而無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其立之也。

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

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伐其太過者。



按制節謂  
事大國受  
其法令

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不致不來則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地則自

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與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

文武其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疆弱之形諸侯合則疆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

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

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疆離疆則乖節者也故失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近而疆遠謂用疆兵威遠王

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負海以爲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

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常先

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

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

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

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做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

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

脆釋難而攻易夫搆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搏衆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於於全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夫舉

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疆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

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

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

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

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

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

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為人所歸。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擅破一國強

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此篇文法累變而不窮。真天下之奇也。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

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審刑常罪則人不易訟。

易猶交也。所刑皆當。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人。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

其罪故人不交相訟。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以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國有常經人知終始。

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則先問大功。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微而至者。

內言七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預知其數則

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

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

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問五官有度制官

都有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部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部問獨夫寡婦孤寡

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問鄉之

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問邑之貧人債而食

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

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

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子弟以孝聞於鄉

里者幾何人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子弟以孝聞於鄉

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

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既不耕此人君臣有位而未有田

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

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

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

位事乃左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國

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

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

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溉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

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

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

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駟家車者幾何乘。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

可使帥衆。佐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

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

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

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書而藏者。弓弩之張。以張者。可。衣夾。鈇。鈇。兩刃鈇也。衣

鉤弦所。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而造

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鄉師車輜造

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

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

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臍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

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

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

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

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

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問執官都者其

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

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隄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

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隄闕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常制地之時君為此言故言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

高地下覆下地上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

承父子之親也

之可鄙也。自官府已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  
 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  
 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正是道也。言市正合。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  
 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車之親。自君以下其位  
 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關者諸侯之陔隧也。謂陔隅。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萬人之道行  
 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關者諸侯之陔隧也。謂陔隅。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萬人之道行  
 也。謂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  
 坐。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  
 並同。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其事。  
 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其事。  
 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如此。則權詐之  
 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困厚。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所以不惑。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  
 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所以不惑。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  
 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后鄉四極。  
 既結四國。然後向。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  
 四極而撫安之。行邊鄙無關塞。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  
 謀失第二十五 闕



# 卷十

##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

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爲先。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尙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

無成功空費糧。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

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

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福。溥生盡則鴻毛不壞。故曰無方也。公亦固情謹聲。

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爲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也。若順也。管仲復於

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天

日間期願實寡。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

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

邪行亡乎體遠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無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

義因事斷故曰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名利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

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貧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

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懼道德為貴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

何驕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懼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相告而知以知天下不為

而成無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

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

萬物情目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

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

以善吠為良人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曰

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

身者也四書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陳所以盛米粟禽鳥或管仲

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鈞鈞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

也按云周旋

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

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

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親治色，而遠有德。疏賢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

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桓公蹙然遠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

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

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

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

令里官進二子，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

將旌別而用之。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

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有後。老弱犯罪者無卹刑之，必三

宥。一曰不識，二曰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卹其物，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

過誤。三曰悼耄也。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也。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煮鹽者

射祭獸然後入山林。也。其處既多驪，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

也。二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北伐山戎，出

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葢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饋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盡不出從乎。中婦諸子謂將有行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出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

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紵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之。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子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

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者，亦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且朋之

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

者或有不能致諸侯之道耶。

按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能致諸侯之道耶。

按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能致諸侯之道耶。

按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能致諸侯之道耶。

按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能致諸侯之道耶。

按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能致諸侯之道耶。

按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能致諸侯之道耶。

按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能致諸侯之道耶。

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

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

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

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

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併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不能爲國以賓胥

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寧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寧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

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

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

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

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

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

怨矣。故曰：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噓，且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猥，謂以木連狗，取聲

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噓，且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猥，謂以木連狗，取聲

按臣仲自謂也。言江黃近楚已死，後君必歸二國於楚，使楚知服已而不

伐若不歸  
楚為齊私  
國楚必伐  
之齊不救  
固不可若  
救則遠興  
師旅而致  
亂矣

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賢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常調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賢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賢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又輻曲。纏氏東南有轅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燒墾不可種藝。殖。謂墾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



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

之謂參具。明知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

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有私

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寶嬰李牧之爲也。使百吏肅敬不敢懈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

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

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彌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曰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

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盡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

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一期

之師。十年之蓄積。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

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

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

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

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

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佞者同實。佞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

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徒人謂無

兵甲者。佞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

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

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

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

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

倭音踐。詩云。倭駟孔羣。

驚夫。智謀驚衆之夫。游夫。才辨也。游說之夫也。

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爲

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

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

甲子之朝，謂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築塔之牆，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塔之牆，

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

征伐，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上者日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故

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

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僞烽也，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韌，韌，牢固之

既堅則韌，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然五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乘瑕則堅者瑕，乘

雖脆卻爲堅者，則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鏃，莫猶，則

刃游閒也，刃游理閒，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

從讀屬上句。

按待卽上  
圍意注非  
當待字爲  
句

既荒且亂。故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規之也。欲以軍爭  
十可破百。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規彼無君亦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規以潛襲。至而不可  
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不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治者  
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  
也。富者其道當強。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  
勝者所道治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  
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爲人臣者。比官中之  
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殺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  
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  
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  
止之。是亦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能正故其所與爲多礙而不通也。  
明君也。象法也。謂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

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

之比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教在百姓論在不擯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賞在信誠體之以

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嘗

程事律警限也程准也律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

下皆據事以爲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

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

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

二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儻

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

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

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宜兼統衆分而職之各有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

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

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君不失其威下

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

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十廉，農愚，商工愿。

則上下體也。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

君者，廢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蔭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功之。

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

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微俸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

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

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言其力最可愛也。故言

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

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與法筭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筭籍，所以示其力也。

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

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及

積曰：此言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

積曰：此言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

臣奪君職，故有司不任也。



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

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

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為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財能可任。故為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

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

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

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

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

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

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心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

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偽也。

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

行。連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

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

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逼

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

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

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於

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

法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正衡。衣服繹統，盡有法度。繹統，古

則君體法而立矣。依也。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

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

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

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

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辟者，衆皆從正，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

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

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

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

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

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

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

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瑞，謂百吏所居之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

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後前有三階。是以上有餘日，故有餘日。而官

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

故言而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

相告也。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

姦偽之心，不敢殺也。殺，不殺。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

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謂其道是。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

以理身，緒餘以理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

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也。是以前所不欲者，能得諸民，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

諸民君之所惡亦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治之於金陶之於

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

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問疑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

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

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

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聽而

則各信其一方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轉可否相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

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滂是以令出而不移移留刑設而不用不

犯法故無以百姓心為先王善與民為一體心故曰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

心然則民不使為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

目視有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信以繼

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蓋知其短長知其

按將與之二句是留賞留罰也

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下以此事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正則百姓事之，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無自爲淫僻也。

# 卷十一

##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聖王者即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而民師之，師智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費賤之禮，故國都立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費賤成禮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

按反復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道。按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

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

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

也。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所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

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

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

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

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

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其當功。填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填

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天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賢人不來。

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百姓不用。則天下不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

見侵。不論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

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不明故有功者危。行故官危也。故曰。德侵則君危。君

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

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降故敗北。四

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其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

僥之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遠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阂也

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與德匡過存

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民所君也民者已有國君民

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成

變故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

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

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例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例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

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

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

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

以警此禮正民之道也制體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

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

外資游說為外資游說為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

也明君在上使僻不能食其意僻者不能詔君以得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大臣不能侵

按曹刑罰  
敬加於近





下以成其私是人主爵制不加於人失其柄而危矣按始於患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

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滔滔謂充也趕趕謂逸巡曲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滔滔謂充也趕趕謂逸巡曲也者主勞君心進退所勞者方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圓圓謂君道也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方謂臣道也而固固而有常故執而君以利和則君道和臣以節信則臣道和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心正然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妄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修己有失於人必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外故德行立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食道力不同威無勢也無所立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有為然後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無所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走也倫雖有大夫偏獨出

伏罪而怨不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

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

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

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

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四肢不通六道

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

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

設其貴寵子不令逐禮私愛驩勢不竝論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爵位雖尊禮

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復尊選為都俊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其都雅俊好者

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選為都俊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其都雅俊好者

又以美衣麗服覆冒之章表旗幟然則兄弟無間鄰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其

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

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若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慮矣慮姦惡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

也亦事適子

按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重適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

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爲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弁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有功能必賞用之。故

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爲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人不可以苟生爲幸也。國之

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

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

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爲國之機。臣下陰爲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

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

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

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也。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誦。各稱述其已德之

也。中民亂曰讒諂。謂以智詐讒。恐諂質則亂也。小民亂曰財賈。賦稅重則財賈生。薄則義息。故薄也。讒諂生悞。不重

而智詐恐讒。此三者或生篡君。財賈故亂。財賈生薄。財不供則禮薄也。讒諂生悞。語質

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絲。此三者或生篡君。主能爲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

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

三者各稱其所。審天時。天時各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移。繕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

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五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意。日期既近。尙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

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  
 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  
 必任之以職。故或使之在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  
 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

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爲，人

有過而妄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

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盡矣，故不復問家。問

毀譽必當其操名從人，無不强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

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故先王畏民，無

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

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

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

而可行善。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

按以爲不善，勸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爲不善也。

按別本注：聖人託之，而可行善。

故好我託  
之所行皆  
可惡又安  
能美名招  
徠乎  
按別本注  
百姓見惡  
人之所忌

嬖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嬖，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爲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

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而所往去於人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

外皆行惡，必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泚之。虛者無美之名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不能

實之。泚，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不能

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卽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不

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是謙受益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

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往喜民，善往則來，懼身過來則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

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懼氣以感目，

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擲，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

弓矢，故殼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殼謂射質，棲支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

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嘗試

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爲不遜，身尙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

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

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

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

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

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

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

去之身則辱。

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

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

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

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

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

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

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

名者使之榮辱。

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

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

故先王曰道。

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

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

謁謂有所告之也。

雖然君猶不能行也。

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

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

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醫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

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

公公喜宮而妬。醫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

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蓋虛不長。蓋

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

忠皆偽忠耳。必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遂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將復其不忠。令既逐之而公

有頃苛之病起兵妄逐易牙而味不至遂豎刁而宮中亂遂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

征伐無使療之也四子既逐而有四固有悖乎闕故以管仲為悖乃復四子者處替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

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

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

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公曰嗟茲乎聖人之

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幘

輪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扉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

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

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

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

矣

四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悞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

鑿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己能皆盡之於君無所隱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

亦鑿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

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賜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

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愛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

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此亦可

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

道之君乎吾亦鑿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

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

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

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有家不治借

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

不修天道不鑿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衆所怨詛詛祝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

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藝誅其良臣教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放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馳

鑿所力切



聘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輕。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爲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

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嘗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

圖國家。徧其發揮。其互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

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

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

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愛。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嘗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執。按說以進於

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浪。所謂知進。假寵嚮書。寵必能驚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

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

不仁羣處。以攻賢者。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見賤若過。其見賤

賤。一本作。賤。一本作。願。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

賤。一本作。願。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

按別本注。盡已之能。發揮于政。事。慈作辭。

作通詔一作訟

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則向而順之言其佞諛。湛涵於酒行義不從也。順不

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死後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

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並。

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

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可

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故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

言山不童而材木不可勝用也。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



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昏今人之昏昧

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藹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威容人亦為之傷悼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諱之靜鵬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勸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

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

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禱者也不肖皆教而使之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

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

知恥其貧則濫竊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逮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威以為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雨必逮已上二事為下有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

漫賢智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辟左則有為用者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此為度如而祀譚次祖也

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要束之信所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為威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

按別本註  
德化可以  
服人則必  
死于化矣

始論行論威爲政者所當行德薄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  
之君皆選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考於人事此爲政所  
行也遵而勿失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  
故可以王也何如也立功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君親自好事謂好爲強以立斷  
名也強立其志仁以好任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爲政百姓不夭厲厲疫六畜遮育五  
以斷是非仁以好任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爲政百姓不夭厲厲疫六畜遮育五  
穀遮野遮猶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下若俱賢則不可得俱賢  
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肯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承弊而民勸  
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慈種而民富種流慈以勉應言待感與物俱長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  
長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  
也地首出庶物有生莫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民變而不能變是稅  
能論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稅  
之稅之傳稅柱也革皮也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則  
反人有輕君之民死信故人無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則  
心故不服也民死信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  
皮故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爲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  
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  
甲兵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  
賦之賦

按罷至樂謂耳倦絲竹也

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贈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則君之不能用於衣食，傷心者不

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而雕

卵然後淪。以灼之。雕，療力道也。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為。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趙丹穴而求富

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

樂，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

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化用。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

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使而輟之，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繁而伏之。

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徒以而富之，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繁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驕此人，令有所費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

射春秋之利，今則有裸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雜禮於我，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

官自收而消也。有裸禮我而居之。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作聲譽

或令其有強，而可使服事。服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智以招諱，富而多智，則使廉以標

所統率。強而可使服事。服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智以招諱，富而多智，則使廉以標

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

使為人標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

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邾。移而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

俗。流通之俗，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如緣而好駟，子嗣反緣，即捐也。顯馬之壯健者，怯惡者，此謂

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成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民欲佚而教

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死教定而威行。致亦則莫敢

擊，勞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死教定而威行。致亦則莫敢

行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舍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盛情

則神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蓄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

者常失於幾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開國閉辱以舉事則死也

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則承從天之指者動

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掩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

善言有善言可玩故奈其學辰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學

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執學爵祭神以謝過耳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員其中辰其外以

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長時也善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

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

此如何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累也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而亟付其

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

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子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子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因責其能以隨之猶

儼則疏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

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當

怨陰謀曲求已隙者也強與短兵之寇也

甚大甚大則逼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君故將反為害

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亦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入則其惡也深製之

毋涸製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佐助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味滅也生榮

之毋失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

事之凶也惡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稔易誅吉也

積而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

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此外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人此治用積財

人則於官取之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積之於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

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其積之上雖積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

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

由所出不變故視其不可使因為民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擇其也觀而移變之

好名因使長民擇之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功未成者不可以

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夕衆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

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後

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後



其民者之爲自贖人能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輕國位者國必敗之輕國位則有散居疏貴戚者

謀將泄疏貴戚則有外毋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毋數變易是

爲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

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亡乎雖使三堯在臧

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

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器敗而亡乎器即彘字也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荷下不治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

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嘗能勝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高下者不

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試君之事其事既立而

素積民已聚而散何也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皆謂穢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

不謹於附近而欲求遠者兵不信欲求遠者必謹於附附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

則合之若此者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先自疏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國小而

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覺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樂聚之力以兼人

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

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賣父爲仇所攻乃去朔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

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

按別本注宗族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弱兵寢遠而不畏也

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衆而約謂與衆為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

賤且寡好為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約束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

陽於行實為顯密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吾欲獨有是若何事也問獨有

之何如自衆而約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

已下公問之辭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行之長喪以隍其時毀曆之息

謂增長叛居喪之禮也重送葬則費用廣慢則不及事由人一親往一親來所

使人皆黜黯之敗也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

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謂衆約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巨瘞培所

以使貧民也瘞培謂曠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美壘墓所以文明也壘墓高美文巨棺槨所

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

也次浮謂棺槨望有差樊製尊卑之外此壘之外樹以蔭其有瘞瘞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

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製尊卑之外此壘之外樹以蔭其有瘞瘞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

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適

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誦觀誅流

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天老耆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

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若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斷方井田

之勢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制之陵谿立鬼

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爲

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爲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

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封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從者。艾若一者。從于殺

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上事。霸者生功。言

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是爲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馬猶區也。十

地。每里爲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來分。則勸勉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

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各有私。昭穆之離。離。謂次位。先後

功器事之治。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上雖

之殊。各令死。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有高下

人爭其職。然後君聞。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故君臣掌。祭者

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

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

也。而役賢者昌。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

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載祭明晉。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

按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問也。

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

食今不然。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

故致怪之。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

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

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吾欲致諸

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

得而衣。污殺言然。人必有所污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事人。尤言屈已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言不下人則諸侯不

至。雖聖人亦無用也。制法言能。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

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

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選賢舉

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市。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驩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鈞則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此

言王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

者貴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公曰何

若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明也禮又不得其報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故為禱神祈福祥朝禮明也禮又不得其報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故為禱神祈福祥朝

輕財也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故為禱神祈福祥朝

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綿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

變而通之詩所謂子曰有先後難則智謀鈞同財爭依則訟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十則從服若財十

從之則服而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

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請問為邊若何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

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伺鄰日有變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

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

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

用之此已上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

公問之辭也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

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

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人

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

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其萬世之國必有萬世

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萬世之國必有萬世

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

大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

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椽能踰則椽於踰

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能宮則不守而

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眾必能

人將來對己以兩君子者勉於糾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非見糾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

雄角兩雄之道也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

前後不慈泊然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

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重有齊重以為國不限

則以輕以為死可以道使輕母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毋全賞好德惡

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

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

必敬以哀令必敬以哀雖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

何仁之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賈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明無私

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國能視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

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亡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

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

常以事親。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賢

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

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

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

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譎者不處。兄遺利於人

也。使敬之若逐神畏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譎祭祀與大誰敢窺覲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中國之人

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

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天地不可留。故動化

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故動。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

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

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

凡古況字。

也。故至貞生。至信至。真正也。謂正心生則言往至綏生。校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

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綏來。皆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

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故多不能勝之。不動則望

有廡。君子儼然不動。旬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

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

長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

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仁者善用。智者善

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

食。生理或幾。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聖人處立其上。常有

乎不全也。戰兢之心。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生則難合也。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

畏難之也。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類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

人習之。以為俗。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

無過厚之恩也。賞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

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擇君。又不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難不

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故上

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故上

修而下靡。故上修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故不私藏財。



然則貪動積而得食矣。多積棘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徒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

今移於市此亦為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鼈之不食暝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

費數而得一耳也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豈云哉不能自理則雖聖人

何可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若旬虛期於月

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明以

接物賢才自故隗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隗而服之至人所與則不擇人而

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

謂不擇取與不擇而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道齊

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再殺則齊

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對曰夫

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

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

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

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禮事也故國無罪。

離一作離。

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囊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囊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

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實也。時而為動。動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

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至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

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未散時可以決。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分其斷罰罪之事也。

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隨其多少委曲為政。

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齊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澤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是也。

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

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以通政事。以贍民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

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以禱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

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常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

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

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至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

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

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受恰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立分位而。治美然後有輝。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觀察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而當察災而德禳。或滿。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而當察災而德禳。或滿。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賊。易之所字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後運之合滿何所。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則周律之廢矣。則壞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秣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命。君幼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於金而玩。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則人君日退。而度昏。人君之退。衰也。豈不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視之亦變。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昇。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燿。星之明。星。有時而燿。燿。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來。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者。有時而燿。燿。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來。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故廣為祈福。祥而祭。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之調。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

# 卷十二

##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  
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動遠道則九  
竅失其司。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  
 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  
雖盡力。樊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  
 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  
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  
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  
 各有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  
殺戮禁防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

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天  
日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潔其宮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謂口也開口使順

也耳目去私毋言謂無神明若在宮潔無私私言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強不能徧

立智不能盡謀志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徧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物故必知不言無

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爲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

以爲天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利之亦無懲也是以君子不休

乎好休止也下解中作休下解中作休不迫乎惡不迫乎惡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

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

寂泊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

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訓皆不然矣

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

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

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

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

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此爲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

按此以上皆經下釋其義

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

與。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

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

也。去欲則宜。宜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

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無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

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

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赴。赴逆也。無所位赴。故徧流萬物

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

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故

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不別。問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

者。則有所舍。所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

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

按言人求知彼必先修己。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不設心無感而虛矣。注非。

者。有禮則有法。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

按事至則  
應非先設  
故曰不宜  
言即前義  
也注非

按此釋知  
道之紀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  
人無能言者不宜言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願言因也無所願思因  
理之至也  
也者非吾所願故無願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願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就知其則言深  
圍也不知深淺之圍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  
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  
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  
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  
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  
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  
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  
謂無宰物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  
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者  
皆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凡知與言習從虛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而隨為法  
案生則無邪欲也

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件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按後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昭知天下，自近以至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官，食賄則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是昭知天下，自近以至遠，通達於四極。

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

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

按能止能已皆不外。意一心則耳目自能專乎。能一乎。能毋下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能止乎。能已乎。謂能



慕一作暮。暮遲緩也。選懦弱也。示遲懦之形。所以待事機之至。等猶待也。按內業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按言但治心在內。則治言出口。治事加民。有功民從而國治矣。按內業體作履。

己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誠己自通。問人致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己思而

鬼神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一氣能變曰精。謂

來教。一其氣能變鬼。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事。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或選

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或選

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而不煩。極變宜

故不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謂

與天地合其德。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

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

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治

事加於民。則無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

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爲未功。物不能。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

離道無不操。遠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

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

於刑政。聖人之道。若存若亡。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脈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

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後能戴大方。然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後能鏡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

順而功立。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中。不可匿。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

按內業作  
全心中  
不可蔽匿

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

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

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

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

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

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

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之中又有動亂之心。又意以先言。得言。意

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思則理。可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

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

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不

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以政為儻。政者所以

短語十二

故爲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儀。然後能久也。

當也。道也。故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和。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皆不爲之也。

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

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故苞。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

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

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柏不凋。轍其霜雪。夏生。理或有不全。然則天不爲一物。枉其時。不爲薺麥枯死。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爲

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

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

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名正法備。則事無闕。不可常居也。居必有選。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

事也。居變則不。知時以爲度。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

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其人。入於身。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

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

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

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

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於一人用之。天下行之不聞

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

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味無取焉則動皆違道。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為陰

故為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

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

令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能者無名。從事無事能

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閑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孰能法無法乎。始無

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窮窮窮窮與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契於。故曰

有中為中乃是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故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

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

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人言善亦勿聽。人

言惡亦勿聽非之不勸。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和善無心而待則淑然。無以旁言為事成

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言為事成。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

接去乃云  
字誤云善  
言為善事  
反無名即  
下文能者  
無名也  
按此即前  
心之中又  
有心意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鼙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天下也不見其寒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風則色慘知於肌膚惟肌膚能

覺向有所以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薄乎其方也謂遇方鞞乎其圓也鞞音圓鞞乎其方也鞞音圓鞞乎其圓也鞞音圓鞞乎其方也鞞音圓鞞乎其圓也鞞音圓

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

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

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

之妙而口  
耳目手足  
本之注非

耳一讀屬  
上句為是

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

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皆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若左若右，正中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

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

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孰能奔刺刺而為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功為筴也。

愕愕立。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益

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審而出者，彼自來。出者曰何謀，此慎密之至。

必同於彼。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以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則能以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

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四壁而知請。於壁故曰四壁。既能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同邸

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非篡也。謂之篡，則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

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人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

王道狹。則矜名故

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

於六合

則神傷竭。故於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華揚而實喪。則名進而其生有阻難也。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則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什任。不可任其仕也。故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滿盛之家。則與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危亡及已也。道之大如天。覆也。其廣如地。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俱亡。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危亡及已也。道之大如天。覆也。其廣如地。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常生全。故曰乃知養生也。儀行常象。將來可。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衍。命乃長久。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為和。以反中。形性相葆。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之。則命久長也。一其端。而固其所守。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於天則期時可知。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 卷十四

## 水地第三十九

###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固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

之通流者也。言水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

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

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

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

於下。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

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故曰準也。諸生之

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遠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

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之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

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榮。實得其量，得其生。鳥



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

如此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

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是

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肺生骨腎生腦肝生

革革皮心主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

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

而九德出焉凝塞而為人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

精麤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塞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蒼龜與龍是也言龜龍

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

物識禍福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蠅蠅蠶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

之正也

文子肺發為竅下有句宜補

按此言水之精粗濁

塞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註俱非

蝮與危切。又音詭。

天欲尙則凌於雲氣也。尙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闔

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或世不見者。謂澗川水。有時而絕。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蝮也。故澗

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澗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

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澗澤之精也。澗川之

精者。生於蝮。蝮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澗川水之精也。

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闔能存而亡者。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

蝮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

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以得水。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依託也。

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

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週復。故令人貪。以楚之

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濁重故

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湍最而穉。淤滯而雜。最絕也。穉。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故其民貪戾。罔而

好事。以其湍而穉。故貪戾。以其遲。故詭詐。以其枯旱。故葆。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以詭詐。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遲。故詭詐。以其枯旱。故葆。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以

詭詐。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遲。故詭詐。以其枯旱。故葆。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以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慧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是故好正也。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嘗水而知邪。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心既一。故欲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 四時第四十

####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

王者命令必有其時。

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

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

六懵懵。孰知之哉。

漫漫。曠遠貌。懵。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懵。故知之者少也。

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

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

時曰正。

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

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

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

能而善聽信之。

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

賞。

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懵。既使不能為懵。懵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懵忘則動皆遠。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

則民事接勞而不謀。

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功勞

放肆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思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

按鑿宜作帶

更用於四時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

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養也，時物養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

與骨。木為風而發，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鑿梗，

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鑿，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宗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

也。修溝瀆，整屋行水。整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

也。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蕭殺

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降。秋霜降，星德也。星者掌發為風，以風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

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三時也。春一政曰論

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慶天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

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道，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

祀，量功賞賢，以勸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

也。日以照育，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為德也。中央曰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

出入，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

按後作毋，天英毋拊，竿必有一

誤。

正無私位居中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大寒乃極國家乃昌

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歲寧和和為

兩和則陰夏行春政則風春風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辟

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等禁扇去笠者不欲毋扱免禁扱免袒者亦不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置謂設置以毋殺飛鳥五政

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其時曰秋秋熟也其氣曰陰秋之陰生金與

甲陰氣凝結堅實故其德憂哀靜正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居不敢淫佚

順秋氣而淨居不敢為淫逸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有

武幹人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察所惡之方而伐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秋行春

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禁博塞博塞長姦圍小辯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

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

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

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瀉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瀉實為德

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

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

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露夏雷行秋

政則旱謂冬氣旱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

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

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圍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

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遽至賊氣遽至則

國多蓄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

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

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

惡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

也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

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

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

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

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

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

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

輔執月之三政輔行已德也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具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牧者五也

人既奉法則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則與前王比隆終者九

也既禮義教之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

也可謂王道之終也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六多所以街天地

也街猶陰陽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湯之數以老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總一統萬物也通乎

街猶通也註非

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

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堇

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概自平上待天誠

也反五藏以視不親

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

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尊卑也貨贖神

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曠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已合而有常

神既合聚而饗祐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

不其失其經則庶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

不其失其經則庶以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

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陰氣所

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

天地之道然後然則神靈不靈神龜不下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

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

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奢龍辯乎東方

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

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東二曰赤鍾重



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

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

謂內侍。總別列爵。謂德別等。論賢不肖。士吏之賢與日既至，睹甲子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總別列爵。謂德別等。論賢不肖。士吏之賢與

所黜陟也。賦祕賜。祕藏之物。出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

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

早春而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苗足本。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糶。糶殺也。糶。不天。磨麀。毋傳速

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苗足本。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糶。糶殺也。糶。不天。磨麀。毋傳速

言天傷之。亡傷。纒裸。纒。裸之嬰孩也。則不凋。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

則季月十八日。賭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令掘溝澮。津。舊塗。謂先時

其津。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

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

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賭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不誅

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言大舉仁。寬刑死。緩罪

人皆所以助。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功力

極。然則天為粵。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

也。注非。

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養養謂牢。固圃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

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

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

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也。然則晝炎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災實貌。方秋

之時。晝則暴矣。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災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

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

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也。數剽竹箭。言數剽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

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

不段。段。謂難散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敗瀆也。臞婦不銷弃。臞。古孕字。銷。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

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若危。不殺太子

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

於七十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也。時當寬緩。七十二日而

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

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

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昭王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臍。麗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 卷十五

## 勢第四十二

###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茫然乎。若是者。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動作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動。拙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自獲其利也。然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作。常能從理。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自然如此者。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踴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因

乃為客矣。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

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

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

而修，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

德也。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成功之道，贏縮為寶。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

止。但盡天之數，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

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也。贏縮縮，因而為常。必行藏順時，

命令然後起而應也。言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無不成也。小取者

小利，大取者大利。小無不利，大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

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無所留者，裕德無求。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其

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漬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故賢者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與人爭勇，而立於不能。我爭功，守弱節而堅

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後有所與為也。行於不敢，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我爭功，守弱節而堅

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善明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

身惡盡則人惡化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

致刑其民庸心以蔽

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幸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

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

致德其民和平以靜

君德及人致道其民

付而不爭

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

罪人當名曰刑

罪當其名刑之謂也

出令時常曰政

令當於正時之謂也

當故法之謂也

愛民無私曰德

君愛無私德之謂也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衆所宜也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

政行常服信則

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

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

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

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

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

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

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

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

守慎正名偽詐自止

能慎則詐息也

舉人無私臣德咸道

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

上佐天子

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

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

一變也

田宅富厚足居也

二變也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三變也

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

不然則山林澤谷之

利足生也

五變也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六變也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 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變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 任法第四十五

臨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箏瑟宮中之樂無禁圜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利無所慮圖也身體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道正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園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譁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也。埴和也音瓊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

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

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

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

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法傲則當變故不恆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

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問識博

學辯說之士。問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問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

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

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發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忤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忤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

於講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比正法為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忤習士，聞識博

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



置子立相

鄰國特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

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

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

翦公財以祿私士

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

以君不守法故也

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

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

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

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

以事其主百姓

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

道從也

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

君始制法守法者

臣也

臣則守法而行

法於法者民也

人則法君之法

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

謂上主中主危上也

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

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

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

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

謂損政教之正

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

失德重惡曰失威

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

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穀之富之

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

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

也

既至於尊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

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

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

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

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

不能親美不能淫也

此五事解見下文

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

接失字當  
作以謂聖  
君以度量  
置儀法也

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穢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謂

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能

苞上之四事故苞上之四事故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

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是以羣臣百姓人

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所

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願臣而行凡有所

自專願望其離法而聽貴臣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

焉謂以金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約

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

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特親以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

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

怨也殺當其罪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

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行則

匈胸臆也  
注非

事簡故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

則不周故有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不見聞知也。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聞。遵令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 明法第四十六

#### 區言二

執當作執。勢古字。按識當作百官論職。乃字有闕誤。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

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

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屬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

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

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有尋丈之數者

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

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宜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

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之忘主

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死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

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

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

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

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

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與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

按是下脫故字匿字為句

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爲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儻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人義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

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

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

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

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

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

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

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

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

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

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齊不得。則治難行。故

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

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

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 治國第四十八

####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日之利可共五。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

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

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糴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

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

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

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

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

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

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

死者，謂有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死者，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

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

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

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衆移民，至於

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

按別本註，伯者或不，能廣積畜，故有時而竭。王者之民，積之廣而生之不，已也。



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暫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 卷十六

### 內業第四十九

####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淵。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溷。溷。洶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衎。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能去六者。則心反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

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渺乎如窮無極。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捨。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淫淫乎與我俱生。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得

之以生。則道在彼道不離。民因以知。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

其如窮無所。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道音聲者所以亂。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

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

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

也。故命。天主正。天平分四時。地主平。地均生萬物。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

川谷地之枝也。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聖本不化。從物而

不移。物遷而從之。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

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思思則有心

思乃知思則知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

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

易其氣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有君子使物不為物使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

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

公之謂也之謂理心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

之仁法地之義則德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則官

亂浮然自至淫進貌也不以官亂心貪官則是謂中得心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

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

治自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正

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

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

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亦藏

於心於心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音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

也後見也

形然後言。有言則言，有言則信，有言則出，有言則命。使然後治，不治必亂。理使而違，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

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平，則能生氣。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

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邪莖。邪莖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莖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

中全則不逢大害，小遇人害。天蕃人害，能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

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乃能戴大圓。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

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是謂內得，故內得也。然而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道則生有差謬也。

知。按和當作。凡道必周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勿舍則遂淫澤薄，競逐淫

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中不可蔽匿。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見於膚色

體暢者，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中以德感物者也。德

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中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賞不足以勸善，乃善

非本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心意定而天下聽，心

定則理明，故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卜

天下聽也。

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者感。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或再三思之而不通。則非鬼神之力。

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

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生夢。疏慢輕易必致。

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鬱生疾。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

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若無節。飽食者。

思莫若勿致。致思者。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和乃生。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平正擅匄。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不可知。見。

擅於匄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

皆能為害。不喜不怒。平正擅匄。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

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

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於。

銷滅而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

凝涸。

乃爲之圖

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飢則廣思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遯竭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寬

氣而廣

當寬舒其氣其形安而不移固安則志不移能守一而奔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見利不誘見害

不懼寬舒而仁

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之行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

志氣和

愛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虛憂怒則害道愛慾靜之遇亂正之

故生也

若遇廢亂則當靜之當靜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

與之謀則意

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躁則來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

躁爲害

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謂勝理丞達屯聚節欲之道萬物

不害

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已下

多非管子

不類

嘗語意甚

桓公既霸

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

有二焉

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梁父東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

炎帝封泰山

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在山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

雜篇一

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

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

卑耳之山將上山懸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

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山也鄒音腫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春

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鸕鶿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鷓鴣數至而欲封禪毋

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

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助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

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

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

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  
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

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十至矣公曰致天

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直三倍他處則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

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問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

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人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

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

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闔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闔戰闔外闔故曰三闔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

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

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

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而憂之以德勿

而

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而憂之以德勿

而



澤作釋舍也。

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距，驚疑也。再止也。開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怨。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止也。禮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

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

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

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徐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

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

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

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有罪者則償之也

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

故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岌

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者養馬棧最難編

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

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也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

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發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稷。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專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煩苛之疾。

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

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

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

對曰：意者君乘駸馬而洩相，迎日而馳乎？洩，古盪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駸象也。駸，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

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

不滿之意，纒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

有卷城，外有兵刃。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

促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胡緝切，乎何其孺子也。陶向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勵，為人以穀天下得之則安，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闐，住立貌。瞭然視，瞭，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

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

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

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

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

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常有罪久矣。管

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

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毀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

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



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